

王亦君走了。今天上午,朋友们在八宝山为他送行。

这几天,老想着他。我们相识,一晃有二十年了。记得那天,是施拉普纳领着国家队在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北京龙潭湖足球场训练,场面有些乱,老纳、马克坚,还有范志毅那一代的明星球员们,十分惹眼,数十号记者扎堆觅活,数百号球迷热情欢呼。亦君挂着一个照相机,笃悠悠地在场边晃,他人头熟,不时有人打招呼。随意的攀谈中,知道他是

中国体育报记者,常州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大一岁。第二天,找来报纸看他的平添了一份亲近:实在、平实、不矫情,要是以文如其人去联想,自然能沉淀凡事低调、不事张扬的印象……

前不久,我们成了同事,他调入新民晚报驻京记者站,我在体育部当编辑,你来我往,交流不断,



据调查,通过网站的搜索引擎,人们提得最多的问题为“什么是爱情”、“爱的感觉来自什么力量”、“渴望两人之间的罗曼蒂克仅仅是体内各种激素调制的鸡尾酒在起作用吗”、“伟大的爱是一种进化的绝招——繁衍和传代吗”。人们看到的是,爱情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式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即使在西方,研究爱情的秘密也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行为,也就是说,应该让爱情保留着自己的神秘。而事实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有科学家在不倦研究,他们希望为爱情解密。至今已经初步找到了“几把钥匙”。

早先曾有科学家提出过,爱情的目的首先是确保物种(人类)的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人类世代代生存下去,爱情是进化的需要。”科学研究于是从这里切入。原始时期,人类每天都会遇到无数危险,死亡时刻威胁着人类,一个孩子如果有父母双亲的保护,直至长大成人,他脱离险境的机会便大为增加。如果说爱情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那么从进化的眼光来看,异性的相爱、结合和互相忠诚只能停留在石器时代,因为大自然为人类设计了程序,让夫妻双方一定的时间内待在一起,而不是永远在一起。

科学家并不完全反对这样的推论,在现实生活中,离婚率在不断增长,而且基本上和人类的寿命成正比(难怪有人说,不能保证所有夫妻至死都待在一起,寿命越长,越难做到始终不渝)。在觉得

受一本健康杂志的启发,半年前,我喜爱上了一种新潮运动——走绳。

走绳运动最初发源于美国中部的一处攀岩胜地。据说,攀岩者完成攀岩任务返回的路途中,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同时也作为一种日常的身体练习,就在途经的停车场护栏以及扶手栏上行走,锻炼平衡感。渐渐地,这种运动在周围的人群中流行起来,渐至风靡整个美洲。

当时,由于一些缘故,长期得不到锻炼,我的身体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正苦于不知选择什么锻炼方式好。看了杂志介绍,我心里忽然亮堂起来,

我经常会在央视晚间体育新闻之后骚扰他,在电话中商议明天的活儿。对此,他从不抱怨,还经常反馈点体育圈里的逸闻趣事,偶尔也会有些个素

荤搭配的段子。他算不上神侃无边的京派活宝,却时有不动声色的幽默赢得你会心一笑。在体育圈上,特别是足球界上上下下,亦君有着丰厚的人脉与善缘,知道的事情也多。前些年足球打黑,我曾开玩笑让他从实招来、多抖黑幕,他呵呵一笑,兄弟尽管放心,亏心事咱肯定不做,也不敢啊!偶尔私下里聊起某些犯事进去了的熟人,他绝不会落井下石,多半会说,其实这人还行,挺可惜的。这就是他,说话做事有分寸,一如他的文字,稳当,规矩,不随波逐流。

后来,我工作调动,而他,一直是新民晚报驻京记者,工作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体育报道,还包括两会报道、文艺新闻等,好像还兼做些记者站的财务活。即便在养病期间,他还关心着报纸,写过几篇书评。

虽说共事时间不长,

大自然的程序设置时间太短的同时,人们将话题转入另一个方向: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体内会发生什么?爱情能不能测量?不久前的一个试验表明,深爱着的双方在关键时刻的呼吸模式和心脏跳动节奏十分相似。人们还进一步发现,热恋中的人会发出一种信息素(亦称外激素,生物体释放的一种化学物质,能被一定距离内的同种生物感觉到并影响和控制其行为),它是一种性诱素。对人类而言,信息素同样在择偶中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信息素会随着汗液释放到体外,潜在配偶嗅到了会觉得气味宜人,这就说明,他们能互相成为免疫基因的理想补充,他们的后代将具有对许多疾病的抵抗力。欧洲一个免疫和遗传论研究所已经研制出一种香水,它能加强信息素的气味,从而使你更快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当然,这是建立在进化论和基因学基础上的理想爱情,而现实中往往存在不少“利益之恋”或“被恋爱”现象,这就另当别论了。

爱情密码

陈钰鹏

不理想的爱情也能导致婚姻,这样的婚姻更需要双方去理智地经营。根据新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催产素尚有对付性趣内向症、沮丧、性障碍等作用。苏黎世大学在试验人造催产素滴鼻剂时获得一个指示未来的启示:通过使用类似于催产素的人造惬意激素,能缓解夫妻间的矛盾和对立气氛,因为这一激素是应激激素的“对抗者”。



心想,既然走绳运动能风靡整个美洲,就一定有它的好处。走绳这种运动成本不高,而且没有场地限制,因此,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就开练了。我家住房,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相距十多米,我在两棵树之间离地四十厘米的位置系上了一根绳子,练习走绳的全部“装备”就有了。按照杂志上介绍的办法,我先尝试着双脚在绳索上站立。第一次,左脚刚踩上去,右脚还没碰到绳子,就掉了下来。第二次,我尝试着调整姿势,双脚能同时站在绳索上了,可是,在上面还没呆一秒钟就掉了下

一位熟人在医院动手术后三天就出院了,可出院一个星期后刀口发炎,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据了解,刀口发炎的原因是家人护理不当造成的。他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出院后医院能继续护理就好了。

“延续护理”,这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延续护理”不仅可以减少“压床”现象,加快病床的周转,而且也可以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多住院一天,可能要多负担上千元的各种费用。“延续护理”的方法,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一些病情较重的出院病人,特别是肿瘤病人,动完手术化疗后一般会回家调养,医护人员的“延续护理”

但并不影响彼此友情的与时俱进。这些年,但凡他回沪公干或去常州探望病中的父亲,我们都会找机会一起坐坐,一杯咖啡,几支香烟,或者相隔一个火锅、烧烤啥的,笃笃定定,吃吃喝喝,谈谈圈里的趣事,说说家里的喜乐……

第一次听到骶尾骨脊索瘤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是两年以前,亦君告诉我,语气倒还镇定。他说摊上倒霉事了,得了这病。我心里一咯噔,妈的,怎么会的?他摇头,好无奈。哪曾想,这恶病,真夺命。

去年10月中旬,复

旦新闻8313北京聚会,同学们准备上山揽胜,我请假,心里想着进城去亦君借住养病的地方看看。前台电话上去:“这边有位姓何的先生找您!”话筒里马上传来他熟悉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到得6楼,顺着走廊直抵尽头,左侧的一间,他正靠在床上拿着遥控器给电视静音,侧抬起头有点惊讶地望着我,你怎么来了?没怎么寒暄,看得出来他心情不好。“哥们,那玩艺儿扩散了,这条腿没了,就上个月的事,不过没想到让人知道,哥们废了,再下去,没得切了……”

喝水,吃个苹果?自己来吧。我摇头,你别管。你坐,我上下洗手间,说着拄着拐准备下床,我赶紧帮他一只蓝色的球鞋套上,又慌忙去床边找“另外一只”……不用找了,腿没了,找鞋作啥呵,呵呵。我连说对不起,他说没事。

我陪着他,聊着刚组建的报业集团,说些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与事,他念念不忘晚报大家庭的善

天气渐热,夏季初至,不由想起那些年的劳动岁月……上山下乡的年月,我被分配去了市郊农场。农场仿效军事化管理,劳动和生活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在我们前哨农场,农业生产的独立作业单位是连队。连队下设排、班,一个排一般管理30至40个职工左右。

与我们农场相邻的农村公社的农民,按照祖祖辈辈传承的经验,张弛有度地从事农事活动。而我们农场是一支农业的战斗“部队”,除了每个月的6号和21号两天放假,其他日子,不管农闲农忙,都会安排劳动或是组织学习。

初夏时节,下雨天,连队就会组织干“摸稻棵”的活;盛夏之际,酷暑日,连队也会安排职工干“四面光”的活。“摸稻棵”,就是在水稻的秧苗移秧到大田以

回来,如此来回十几遭。有时,我趁晨练或晚上散步的当儿,拿上绳子,到附近的公园拣一处合适的位置练习。我不仅能在绳子上自由行走几十米,而且,还能完成一些诸如腾挪、跳跃的动作,以至于在身边围观的人会禁不住啧啧称赞。

练习走绳虽然很辛苦,然而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或在清晨,或在傍晚,或在庭院,或在郊外;周围绿树红花,耳畔莺歌燕舞……我在细细的绳索上健步如飞,细细体会着成功的喜悦。

走绳是项需要精神高度集

“延续护理”

鲁茂亮

和指导。

当然,“延续护理”不是强制性的,可以由病人自己提出申请,由医院决定是否

需要“延续护理”。“延续护理”可以适当收费,需要上门服务的,按照出诊标准收费;用电话、微信、网络进行“延续护理”服务的,按照咨询服务标准适当收取费用。开展“延续护理”服务,一定要签订一份合同,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收费标准,使这种“延续护理”服务规范化,也防止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我相信,医院一旦开展“延续护理”服务,会受到很多病人的欢迎。

待与善举,感恩中携带着些许不安。我们还拿出手机,晒晒自家的宝贝儿子,他儿子上大学了,大小伙子挺帅气。临别,他执意相送,我不让,他说也得锻炼锻炼,硬是一步一拐地撑到另一端的电梯口,那几十米路好长好长,那电梯上得好慢好慢,我不记得我们相互间说过什么告别的话,保重,放松,问太太好什么的。只是,在电

梯行将紧闭的那一刻,我试图回避却又匆匆遇上他的眼神时,一个闪念掠过:这一眼,不会是我们的永别吧。我难以确切地描述伴随电梯下坠时的情怀,但依稀记得,视线模糊中瞥见前台两位姑娘投来的奇怪眼神。

五天前,北京的朋友传来消息:前些日子,新的诊断出来,大不妙,另一条腿保不住了……

一了百了,是一种解脱。到那边,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

缅怀好人,珍惜当下,做一个真实的好人。亦君兄,一路走好!

夏日的劳动记忆

周云海

活,犹如男人每天要刮胡须一样,每天都要让人感觉干净、利索。军事化管理之下,我们农场的田间沟旁,总是比相邻的农民的田野更干净、整洁。

农场的这片田野哟,倾注了我们多少青春的血汗……

如今,的农场,早已渐渐回归广袤的乡野本色,那种管理意义大于农事意义的农事活动,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了。

中、全身肌肉协调配合的运动,过半年多的坚持练习,我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的体重降了下来。原来按标准超重10多公斤,现在早已进入标准线内;原来挺个大肚子,现在是在轻装上阵。我的失眠症状也得到了缓解。以前,我一躺到床上,白天未完成的工作、周围人的闲言碎语等乱七八糟的内容就不可抑制地钻进脑子里。也许是走绳需要凝神聚力的缘故,说来也怪,那些事情再也打扰不了我。每天晚上练习完后,一身轻松的我,一合眼,一觉就能睡到天明。

七夕会

就应当上门进行指导和协助护理;对于其他有“延续护理”需求的出院病人,可以采取电话、微信、网络等多种方式进行联络、沟通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孔子是不屑于讲怪力乱神的。袁枚偏不买账,针尖对麦芒,他把他的志怪小说径名为《子不语》。而后很长一段时间,孔粉与孔敌却被结成了统一战线,都不语子不语起来。

伟大的历史使命落到了马尔克斯身上。老马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充当中国新志怪小说的拯救者。他的传入,竟成惊蛰。

志怪怪等等同于宣扬鬼神吗?当然不能。且看袁枚的《射天箭》:

十六龄童陶某,喜欢对着上空弯弓射箭,自称为“天箭”。有一天射完箭,他把弓扔得老远,大叫:“我是太湖水神,到天庭上朝路过此地,被你这小子射伤了屁股,罪该万死啊!”全家人听了吓得跪地求饶。水神岂肯善罢甘休,十六龄童病了一天便呜呼哀哉了。

故事本可煞尾,袁枚却不收手,也不直白地作“异史氏曰”,而是援引陶兄的话,说:“我弟弟固然顽劣,但以鬼神之灵,而不能避儿童之箭,也太不可理解了!”

潜台词是:“无能之辈,只会残杀无辜儿童,什么东西!”这是谴责,是檄文了。

魏绍昌先生所著《逝者如斯》一书中,提及一次有趣的“马年千龄会”。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和另一位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麒麟童),国画大师吴湖帆,均出生于1894年(甲午年),生肖属马。而他们的好友名画家郑午昌、杨清磐,作家范烟桥,出版家秦清曾以及工商界人士李祖夔等共20人也都是同庚属马的,到1943年正逢虚岁五十大庆。于是,由李祖夔发起联络,于当年中秋节在上海徐家汇裕园举行了一次热闹而空前的千龄会。20人年龄都是50岁,加起来就是一千岁,故称马年千龄会。

与会之日,规定每人各带19件同样的礼品,分赠给其他19位同庚寿星表示庆贺并留作纪念。梅兰芳大师的礼品是亲手绘的梅花摺扇;周信芳大师的礼品是刻上自己名字的杨振华笔庄的羊毫笔;汪亚尘先生是画他最擅长的金鱼图;而工商界人士张旭人先生赠送的是每人两瓶“千龄酒”。

上海千龄会的消息传到重庆,当时在重庆的徐悲鸿特地画了一张扇面,寄给画家郑午昌,扇子一面画了一个马头,另一面写了“马首是瞻”四个大字。在1994年香港书画拍卖会上这张扇面以港币五万元拍出。

马年千龄会

朱庆荣